

六祖衣法傳授的 一些經過

— 壇經「行由品」之闡述 —

。 胡 信 田 。

唐，釋法海「六祖壇經箋註」丁福保「箋經雜記」中有云：

「獨處不能謹，口誦不能實行，徒以經典梵貝，嚴飾乎外，偽也。欲以虛偽之善，蓋真實之惡，自可欺，人不受欺；人可欺，佛亦可欺乎？」

禪家所有語言，皆機鋒相對，因病與藥，使參問者捨去執見，直入中道而已。故圭峯禪師曰：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故欲顯性，先須破執。」

以此論之，佛道首重協調，故主因緣，既主因緣，那就不是單方面的問題，可是，水有源，木有本，事有始。源也、本也、始也；始與終、本與末、源與流，其間，必然有一個主從關係，先後問題也。所謂主也、先也，這是一個基本問題，何謂基本問題？一言以蔽之，曰「性」而已矣！性者何？死生之所寄，言行之樞機也。得性有法否？答、去執即是。去執有便否？答、因病與藥即是，人有八萬四千念頭，即有八萬四千言行，事業與煩惱，而佛有八萬四千法門以克之，即所謂「方便」了。

佛法雖講相對，但它是講即空而有的方便，不是講實體執着的相對。

以自私為本質的人，絕沒有為他的德行；唯有無我的人，才有緣起正覺的真情。

六祖之成就，衣法之傳授，其經過是：聞經悟道，破柴踏碓，菩提無樹，三更受法、心動旛動，為衆說法。從這六個項目中，便可以見到大師的一些前因後果，甚至他的影响，都是貫穿宇宙，充滿人間的。

一、聞經悟道——一個智者之人，能夠聞一知十，舉一反三，是由明而來，明而來者，性也；誠而來者，教也。誠，由致知而得，性，本來俱有。誠，在言行上，可靠性有等級；性，在人體中聖凡平等。

道在心悟，心悟之媒介為耳聞，耳聞入於心而起靈感之反應，經過懷疑（這是什麼？）辨別（應該怎麼樣？）而成確定（就是如此），（若果是由文字認識上是俗諦，下層，小乘。人若果擺脫不開這些，永遠逃不出是非之門，這就是所謂理障，為何理障？沒有離開物的世界，被糾纏在現實裡。現實是泥，泥能生蓮花，可是花的開放，必須離開泥，才能顯出它的清新脫俗！道在心悟，亦復如是。心悟的三大步驟：一是靜修；二是動悟；三是過慮。

水止見影，一個人在流水之傍修道是很危險的，但是，靜中悟道如空穴來風也同樣地可怕，因為動中悟道是藉因果，如棒喝，杯子落地，所謂「真空妙」，「空中不空」，這是指的佛經不是指的我們，若不先破我執，由修而悟達到「真空妙有」之境地，是欺已誤佛之甚也。為什麼要有個「過慮」呢？因為修，悟之後，道體瑩澈發光，如同沒有開關的電源，不易控制，要想運用得宜，必須有個手煞車，而道體的手煞車為「過慮」，過慮的要件是大腦，大腦主判斷，多寡，真偽，方向弄清楚，則百發百中，出俗用俗，真空妙有，空中不空之境界由此而來。

能夠「聞經悟道」的，先天的慧根要夠

，後天的經驗要有。慧根好似一塊璞玉，玉愈好，外層的包皮愈厚，愈醜，而經驗的斧頭愈大，愈利才能破石見玉，而六祖大師由賣柴苦夫而成釋迦佛祖的眞傳第三十三代繼承人（佛祖釋迦至達摩爲二十八祖，達公東來中國爲第一代祖，慧公爲第六代祖）這是他老人家生前的慧根好，生後的經驗苦，苦心沒有白費，慧根未受埋沒。

大師姓盧名慧能，父行瑗，母李氏，生于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民前一二七〇年，西元六三八年）戊戌二月八日子時（長阿含經，二月八日佛出生，）是時，白光昇空，香氣盈屋，天明，有二僧來，示名「慧能」：「慧者，以法慧施衆生；能者，能作佛事。」夜，神人灌以甜漿，故師未嘗飲乳，大師幼年不但孤，而又貧，其苦可想像而知。

大師之父原籍直隸（今河北省）之范陽縣，武德（唐高祖李淵）間謫官新州（在廣東）爲民，由于爲官日久，不善生計，心境的抑鬱，環境的變動，使他失去適應與生存的鬥志，一病不起，與世長辭！之後，母子由新州遷至南海，大師年已弱冠，體甚壯，故登山負重，不以爲苦。靠山吃山，大師之家，留落播遷，母子相依，別無遠親近姻。怎樣處人？如何實行新生活？這是一個重大主題，大師的唯一本錢那就是體力，唯一的願望那就是孝養老母。

這位未來的六祖，在艱辛貧乏之餘，便上山打柴，於市出售，一日，在賣柴的機會中，聽到一位客人誦經，心生歡喜，開悟明理。

大師遂問客人說：

「適才先生所誦何經？」

客人答曰：

「是金剛經，」

大師又問：

「如此經典，何處得來？」

客人答曰：

「我從蘄州，黃梅東禪寺得來。」

一聞開示，即採取行動，改造生命的前途，可見大師慧根甚利，心有主宰，不爲世俗所阻，在家，爲人中之人；出家，爲僧中之僧其因在此，那位客人的金剛經，大師可以借來抄讀，跟人誦習。既是佛教徒定有慈悲化他之心，若否，客人也不會原原本本的告訴大師，既告訴大師，是客人有成人之美而大師問話至此不再作進一步的追究，自然有他自己的第二步計劃，他的計劃是：經是聖者之話，聽了，凡能入聖，永不迷惑，明了自性，當下成佛。但是，有些規矩、傳統、環境，百聞不如一見，否則，外迷是相，內迷是空，皆不恰當。于是有黃梅之行，參禮拜師主意一定，出家是行善，信佛是慈悲，但是，不能捨近求遠，置老母于不顧，爲此，大師發生了恐前的痛苦，憑昔因緣，蒙一地方父老贈金十兩，藉以贍養老母，于是有黃梅之行。大師安頓母畢，畧予整理休息，與母話舊，一日，大師同母親在新興縣的南鄉村旁相別，慈母的叮嚀，遊子的牽掛，血淚交織，天愁地應，大師辭母處，有永寧寺，寺前有「辭母石」；四會縣之東，扶廬山脚，大師得衣鉢後，曾避難于此，建有一「六祖菴」，勝蹟所在，供人憑吊！

風餐露宿，跋山涉水，不以爲苦，未及

一月，便到黃梅（在湖北）之東禪寺，禮見五祖弘忍大師。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大師與弘忍大師初見，爲了眞理、事實、習俗，二人各持己見，針鋒相對，各不相讓，水流千里，道徑崎曲，終是入於海的；習俗不同，事實各異，對眞理之信仰是一致的。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歸結，這一「歸結」能使天地不墜、萬物一體、迷途知返，有好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而形成虛偽、排斥、壓窄的痼習，有的，一朝覺悟，超凡入聖；有的，積非成是，永不回頭，沉淪一生！人的苦樂，繫之一念，一念之不改，何談千萬？自己吃烟，教人戒酒，名雖不同，其實則一。故教人者，必勝于被教者，雖曰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師傅。這是指俗諦，而不是指眞諦。眞諦在道德與智慧，俗諦在金錢與權勢，「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於天德；後世學問是兩截，不修己只管治人。」其喻如此。

大凡祖傳人物，都有特殊見解，這一「見解」，他可以衡量人，也可以裁定事，他吸收一個人材，如鐵之煉鋼，木之成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之良鳥擇木，良臣擇主，也不是浮浮泛泛的。觀五祖之收六祖，六祖之參五祖，前後如鐵之煉鋼，鳥之擇木，善根、慧眼、宿緣具足，師生之情，與日而增。二人的問答，分述如後：

五祖問：

「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六祖答：

「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

求作佛，不求餘物。」

五祖問：

「汝是嶺南人，又是獺獠，若爲堪作佛？」

六祖答：

「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獺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在這兩問兩答裡，五祖問的絲絲入扣，六祖答的步步踏實。首次問答，彼此是見面應酬話，生人見面，什麼地方，有什麼事，此是常理至情，別人也不會注意。一旦談到地方的文野，人的貴賤，再牽涉到人獸不分的意味上，惡聲至，必反之，誰不冒火？誰不爭辯？六祖雖然不識字，年輕缺乏經驗。爲了佛性平等，他據理力爭。

大師乃一柴夫，又是文盲，聞人誦金剛經，即對人生有所瞭悟，而採取行動，三十日而到湖北。由于他明道，所以與五祖對話，如大學者、如大菩薩、如天人師佛。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博士賣驢，書券三紙，未言驢字。人，雖然平等；但，貌之醜醜，有等差；性之利鈍，有智愚，佛性雖然一般，成就分出雲泥。

二、

破柴踏碓——這是事上磨練，磨練至火候，別人不點化，自己也能大徹大悟。佛教中的漸悟，猶如水之浸潤，似儒家也；佛教中的頓悟，猶如雲開見日，似道家也。悟的境界高低，賴一悟一前工夫，因素之內容以爲斷。凡真正之工夫，必須求靜于動，動中求靜，即事上磨練。較之打坐、參禪、唸佛，效高九倍。何以故？因事上磨練，能使心志

苦，筋骨勞，體膚餓，到動心而能忍性，困心衡慮，達于極致。與無事靜坐，苦思冥想不同。縱如此，雖萬動陳前，心境湛然！有些人，靜坐，坐出魔來；養生，養出病來。是什麼道理？一是他（她）們脫離人生，靜中求動，起不來生機；二是悟前缺少學術的基本思想，悟後不免外迷著相，內迷著空，不得開佛知見也。

五祖自與六祖對話，在傍衆僧徒衛觀不去，五祖強令去作事，俾便多瞭解下實情，未等開口，六祖問：

「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

六祖曰：

「這獺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

這時六祖退到後院，一位侍者便領着六祖認識工作環境，瞭解「破柴踏碓」的道理，此後六祖便負起了這種劈柴淨米的基本生活工夫，久之，不以爲苦。這種生活，他過了八個月。一日，五祖來到後院，對六祖說：

「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

六祖曰：

「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從這裡看，五祖警覺性之高，用意之深，六祖領悟性之大，耐心之強，都是超凡脫俗的。真是天鵝鳳凰，非雞鴨之類可比了。但是，當她們未達到羽毛豐滿，未至大澤梧林之時，總是委曲求全，避免雞鴨的損害。

故六祖在劈柴淨米的八個月中，五祖不與六祖說話，恐有小人看見加害，而六祖識相，始終工作，不到堂前。

這種師生之間的默契，可說是宿緣、天定，如水之流下，火之上升，完全是出之自然的本性。

三、

菩提無樹——寒極暖發，否極泰來，這是宇宙人生發展的一個大法則。認識得清楚。叫做智慧；把握得牢住，叫做火候；做得圓滿，叫做緣份，功虧一匱，有些人，就這樣一蹶不振，不能達到欲達之目的，叫做「沒有緣份」。「緣份一去，成功無望，以前心血付諸東流，火候、智慧反成了泡影。

所謂「最後忍內耐五分鐘。」這就是叫人萬事謹慎不得大意，小心無差錯也。人，能夠由小心而達到無差錯，方能夠論佛說法。

五祖一日召見衆弟子謂：

「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

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

佛教對「生」與「死」看成兩個苦樂的世界。不要說佛教，就是連道家的老子也把身體看成痛苦之源。故曰「人之大禍在身」。也。臭皮囊、骨架子，代表房子，房子終究是要壞的；人，可以住它，也不可以住它。佛教徒對「自焚」，視爲遊子之回家。知道房子要壞，趁之空當，諸惡不作，衆善奉行

，功德圓滿，及時離開。不被動的死、不可憐的死、不損人的死，爲佛界高僧大德之死的一種理想境界；甚有自知之明。銷釋金剛科儀曰「百年光景，全在刹那；四大幻身豈能長久？每日塵勞汨汨，終朝業識茫茫，不知一性之圓明，徒逞六根之貪欲。」知爲行之動因，這就是佛教徒看透人生的地方，所以處亂世能安逸，居太平能清淨。十年前王寒生氏創立「軒轅教」始，天主教某女士罵的最厲害，獨佛教不吭一聲，于今王氏講道，經常提佛教，這就是佛教慈悲爲懷的好處。

在東禪寺中，神秀是五祖唯一的大弟子，六祖在五祖心目中，雖然「根性大利。」由于他的智慧僅五祖一人得知，又加上他在後院作了八月的勞苦工作，既未公開再見五祖，不識字：的劣條件，衆人沒把他放在心上。而他一心敬師，但未想到「六祖」的下一步。這一焦點集中在神秀身上了。神秀爲此，思之思之，夜以繼日，終於鼓起勇氣，作偈已畢。欲呈又止，到五祖堂前，心中恍惚，汗流遍體。偈，未作而抱有很大的希望；偈，已作而徘徊觀望。就這樣他猶豫不決的過了四天，十三次呈偈未得。最後改變主意，三更半夜，人不知鬼不覺的時候。一手提燈，一手執筆，把偈寫在南廊壁間，以露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神秀回到房中，直到天明未能入睡。這時南廊下，多數人在爭誦此偈，五祖召見盧供奉，商量在南廊繪畫作相，忽見秀偈，歡

躍不已，轉告五祖，祖根據平日所得，知秀偈不見自性。祖令供奉到南廊壁間察視作「繪畫圖相」事，何嘗不是寓視秀偈之意——因爲五祖由窗中看見秀提燈作偈，黎明又聽到誦偈的賀聲，是以五祖一日未輕出門，夜三更喚秀入，問「偈是汝作否？」秀曰「實是秀作。」秀口中謙虛，內心歡喜。

我常有一感覺；一種新的、特殊、創造的思想，多數有獨立不群的精神。普通的智力、學識、能力的人是沒有辦法了解接受的。大凡對歷史有真研究的人，會有此同感。神秀之偈如何？能不能得祖位？先看看他有無貪心？擁護他的是什麼人？五祖一貫的主張是什麼？即可預知。

1. 神秀說：「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

此話矛盾，既不敢忘求祖位，即是想求祖位，這是心理的潛意識現，象要是真的不敢妄求祖位，何必望長者「慈悲」呢？望人愛護，即是有所需求。也就是貪心。

2. 一般普通的僧俗說「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話，總皆息心，感言我等以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理，以真假論，不以多少勝。

3. 五祖言：「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五祖平日信奉金剛經。常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神秀的「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是言有相。心是明鏡，鏡是物質，鏡，非察不亮，已沒有自本自根的靈光。心已如此，

身體毋待贅言。

六神的「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與五祖之旨不謀而合。

那些俗魯僧衆，以爲「但留此偈（秀作），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這些衆僧俗，十分之九地相信秀偈。

五祖很嚴正的對神秀說：

「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

事經旬日，神秀始終作不出來，心中恍惚，行坐不安，如夢未醒。

一日，一童子從後院過，口誦秀偈，六祖一聞，知未見性。

六祖問童子曰：「誦者何偈？」

童子曰：

「爾這獼猴不知。大師（五祖）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云。

六祖曰：

「上人（童子），我此踏碓，八個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既至南廊壁處偈前。

六祖曰：

「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適有江州別駕張日用高聲朗讀。

六祖聞罷，言：

「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

張日用言：

「汝亦作偈，其事希（少也）有。」

六祖言：

「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初學：剛剛求學，未克深造之人）。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

張別駕一聽，其言有理。人心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眾生平等，都有佛性，別駕改了口氣說：

「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

六祖從容道來，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此偈一出，徒眾皆驚！相奔走告：「奇哉！奇哉！不得以貌人

。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

五祖聞知，趕來南廊下人叢中察看，恐人毒害慧能大師，以鞋

擦去偈，曰：「亦未見性。」眾僧俗信以為真，又掉頭去禮贊神秀，棄慧能于不顧。

慧能的虛心、毅力機智，終使他的才華得到賞識。

虛心——童子回答六祖「爾這獼猴」如何？六祖稱童子為「上人」云。

毅力——後院踏碓八月，未到堂前，求張別駕為書，張曰「汝

也、希有」等字眼回敬。六祖以無上正覺之大智力，摧破張別駕之

邪迷心狂。

機智——何謂機智？在強有力的事實前，三言兩語，挽轉頹勢

之謂。六祖對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下下人，有

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

——未完待續——

道入明苦入明心
圓如能盡血佛化道中
轉乾坤自然晨曦甫映

伯國題



（上接第十一頁——新年對新應有的認識）

修學中，在自己的身上表現出來，造成和樂社會的新氣氛！

殊不知追求欲樂的享受，不特不能在新年中求得新興趣，而且

是生命不能獲得新生的基因。大聖釋迦牟尼有鑒於此，毅然決定的

放棄高貴生活的享受，從精進不懈的苦行修學中，發現新天地，得

到新生命，完成人類從未有新的自覺，並為人類帶來得未曾有的

新氣象，使人類在新氣象中，過着自在解脫的新生活！

佛陀的新自覺不是別的，就是發現人類及萬有的存在，各有種

種不同的因緣。凡是因緣存在的，從生的一面看，人及萬物新非

故，生生不已的，充份的表現了活躍的生機。人與人間，理應順其

因緣，彼此互助合作，不當從自我出發，企圖犧牲別人來滿足自己

的利益，而應從共同利益中，完成自己的利益，才能實現究竟的安

樂！

因此，在這新年中求新，我以為唯有佛法，亦即佛所體悟的真

理，才是最極嶄新的，並且是永恒的新，有一刹那的時間會變舊的

。佛教常說的「亘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新」的兩句話，就是顯

示這一意思。最時髦的新說：「真理是什麼？是時代的姑娘」。任

你一個時代的姑娘，總是站在時代的最前面，以得風氣之新的！

佛法的緣起真理，既是萬古常新的，值此人類登陸月球的新時

代中，我們應無條件的來追求和修學救人救世的佛法，以之來改造

世界，以之來淨化人間，以之來莊嚴佛土，以之來革新自我，以之

來鑄除自私，以之來消滅感染，實現大同世界，成為沒有相爭相殺

，沒有殘酷鬥爭的新社會，讓大家過着自由自在無有恐懼的新生活！

